

沙漠及雨、灌溉阡陌的行動者—— 劉焜輝教授

賴僑秀¹、林玟伶²
Chiao-Hsiu Lai¹, Wen-Ling Lin²

摘要

劉焜輝老師，為臺灣輔導諮商界之重要開創者。本文簡介其學思經驗與豐厚的行動歷程：從出生、成長於南投縣竹山鎮，完成大學學業後，考取公費到日本東京教育大學攻讀碩、博士學位，並主修輔導學科；回國之後任教政治大學、師範大學和置辦學生輔導中心等，為諮商輔導專業實務奠定基礎；後續更貢獻於文化大學兒童福利研究，進而創設文大心理輔導研究所。一路走來，為了臺灣輔導諮商學界建樹至深，孜孜不倦，嚴謹的教育以及認真的態度，造就不凡的成就，於2010年更獲頒臺灣輔導與諮商學會的終身成就獎，在輔導諮商的教學和育才上有極大貢獻，並於諮商專業方面有許多論著，至今仍未懈怠，對學界和實務界等均有著深遠的影響。

關鍵詞：心理師法、諮商與心理治療、諮商專業培育、諮商督導、專業發展

生涯方向。

壹、求學之路，初執教鞭

焜輝老師於1930年出生於南投縣竹山鎮，自小成績優異，在當時教育尚未普及的年代，小學畢業後進入台中師範學校的新竹分部就讀，為將來的教職做準備。師範畢業之後老師到社寮國小任教三年，接著就申請保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，繼續完成大學學業。在大學期間，老師有許多的抱負及夢想，也通過了國家的考試，不斷地探索未來的

一、學習的起點

老師出生於一個大家庭，為家中的長男，在家人的期望之下，小小年紀就騎著腳踏車去學習；後來因為父親早逝，母親辛勤獨力撫養孩子長大，老師提到母親時，神情流露出緬懷與思念。

我家鄉在南投縣竹山鎮，家裡就是三合院，姊姊兩位，妹妹一個，我是中間，只有一個男孩子，所以我五歲就邊

¹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學士生

²國立清華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碩士生

通訊作者：賴僑秀，(300)新竹市東區南大路521號，E-mail：ml951020@gmail.com



哭邊騎腳踏車要去學漢文，因為爸爸期望我有學習的基礎。

後來爸爸工作的關係我們搬到埔里，所以我小學一到三年級在埔里念書；那邊專門做樟腦，雇了很多工人，後來（爸爸）身體不好回來就去世了，那時候我大概小學而已。因為只有一個男孩，非常疼，但是沒有什麼打罵，我們家裡媽媽也非常好，所以在我們心目中就是很溫柔，因為爸爸走得很早，所以媽媽影響非常大，現在想起來，媽媽很偉大、很辛苦地撫養我們。

二、啟蒙導師溫柔慈愛，照顧新生引領學習

初入小學時的帶班導師非常溫柔，對於初入學校的新生悉心地照顧教導，也開啟了老師對於學習的熱情。

我在埔里那個導師印象非常深，黃文祥老師，非常好的老師，那時候覺得他很慈祥，對小朋友非常好；一到三年級都是同一個導師，後來我們離開埔里，回到竹山去了。我就在想，我們老師，尤其小學生剛進去的那個老師非常重要。好老師帶三年那個影響非常大，所以我在印象當中始終在想念那個老師，後來回去就沒有聯繫了，但是印象很深。

三、正義的全能教師

老師自師範學校畢業之後到國小服務，進行通才教育，培養教學實務經驗，雖年紀尚輕，但教學能力不容小覷，後來申請保送到師大教育系，從準備律師檢定的原因當中，也可以看見老師對社會和人的關懷。

我師範畢業以後就到竹山社寮國小

去服務，那時候大家都不會教，我教體育、音樂……，連運動會的大會舞都是我在教，我就變成全科全能，所以在學校裡面是非常受到歡迎，後來服務三年之後，就申請保送到師大。

在師大我是教育系的，然後進去那年，因為保送，大一就考普考，大二沒有事情做，又去考，大二高考及格，所以我就把三四年要念的，全部都在要考高考前就念了。所以大學都在考試，大三去考特考，也都考第一名。

我大學第四年還去考律師檢定考試。你大概無法想像，那時候阿兵哥騎腳踏車，肩膀上的槍還掛一串香蕉，軍律非常差。有一次我看到一個阿兵哥碰到老太太，就走下來，我以為他會去扶她，不是，他用槍托去打她，但我當時不敢過去，因為他有槍！所以我寫了一封信投訴到中央副刊，怎麼等都沒有刊登出來，現在想起來很幼稚啊，中央副刊怎麼會刊登罵國軍的文章呢？所以我去考律師檢定，想要為這些人伸張正義，我想說既然不刊登，那我自己當律師，所以那時候就下功夫，什麼相關的書都念，但就差一科，因為我不是法律系的！如果當時考過了，就不會出國，大概在當律師。

貳、出國深造，術業專攻

師大教育系畢業之後，老師考取公費出國，因為日文程度優異，於是選擇到日本東京教育大學教育研究所深造，主修輔導科，日本的課程與訓練都以嚴謹著名，在如此嚴謹教學之下，老師不僅取得碩博士學位，也同時修習當時新穎的圖書館資訊學科，為國帶回最新的學識。



一、認真向學，備受肯定

決定考取公費出國，老師認真向學的態度受到教授的肯定，在日本嚴謹的教學之下，依然堅持在日本完成博士論文，拿到學位歸國。

受軍訓之後我就去考公費出國，我記得是民國五十一年，我讀的學校是現在的筑波大學，是東京教育大學，所有教育最新最好的就是在這邊。到日本留學是要先做一年的旁聽，才能夠考進去，那我到日本時時間已經過了，連旁聽都沒有機會，所以我的指導教授井坂形男老師就約我到咖啡廳談談，談完了之後就說：「你明天就來辦入學，破例。」他覺得我的日文非常好，所以他就破例讓我直接進去了。

日本的老師很嚴格，我有個學長是日本人，他碩士畢業的時候就幫他辦歡送會嘛，他就跟老師說他想繼續唸博士，老師一聽就說：「你不要念，我不會錄取你。」我在旁邊聽了很緊張，老師竟然直接說不錄取，你看多嚴格。到了第二年，我想留下來繼續念，我也跟老師說我想繼續念，沒想到老師說：「你當然要念啊。」所以在我們那個研究室一共只有兩個拿到博士學位，一個是我的學長，另一個就是我。

通常都是回來之後服務幾年，然後提出論文才能拿到博士學位，我是在那邊一直到提出論文，花了六年，算是破例，也看到那邊學者的認真，每一位教授都非常認真。

二、做中學，學中做

我們以前在日本還沒有建立完整的督導制度，但是以前有位書店老闆，開了一間私人諮商室，請了諮商的大學教

授來輪流值班，博士班學生也被要求必須到這邊服務，所以我們有很多機會聽到這些教授在談；博士生很少，一年只有一兩位，所以我們前面在看教授怎麼談話，後面才有機會去跟個案諮商，然後由教授來督導我們。念博士恐怕有五、六年哦，去那邊算是半服務、半學習，所以你看他那個訓練，很嚴謹。

在日本的時候，經過三道上鎖的門才能通往觀察室，所以對外的隱私是有保障，我們在單面鏡後觀看教授在跟個案談，這就是諮商的學習，我要看才會做嘛，現在很多教授都在強調隱私、隱私，隱私不是這個方法，學習諮商應該是「對內公開，對外保密。」我們出去不會講個案的問題啊，是針對技巧做討論，裡面都是學諮商的人，有專業，所以不會到處亂講。

日本博士班的名額非常少，課程的訓練也十分嚴謹，一邊觀摩一邊練習，最後提槍上陣，並在嚴格的督導之下進行晤談，做中學，這是老師學習諮商的方式。入學前就已經嚴格篩選，由具備諮商專業素養的學生學習諮商，之後讓他觀察整個諮商的歷程，從中才能有完整的學習。

三、出國取經，掌握最新知識

考取公費，自覺身負使命，要為國家帶回最新的學識，甚至將觸角伸至當時另一新穎的科系，即便課業繁重，老師依然孜孜不倦，努力學習。

當初為什麼選輔導，因為我當初師大畢業沒有去教書啊，經常是寫文章投稿，回過頭一看，很多都是關於老師如何教導學生的，就是輔導，後來出國看所有日本學校的學科，那個時候只有這個學校有輔導（guidance），整個日本只



有它有，所以我就選了，就是最新的。

那個時候還有另一個，就是圖書館的，我們這邊叫資訊，他們叫做情報，所以我在筑波念書，一邊也到慶應大學當選科生，學習資訊科目，那時候中午都沒有吃飯，這邊研究所下課，就跑到慶應去修大學的情報科，全國也只有它有，雖然選科生還要寫論文，寫大學圖書館的改革，還是念。現在想起來，就是為了求新，臺灣沒有的都把它學回來。

參、學成歸國，勤奮耕耘

焜輝老師回國之後，為諮商輔導學界與教育界貢獻良多，前後至政治大學、師範大學以及文化大學任教，也在這幾所學校當中開創了輔導諮商課程以及諮商中心等。期間也協助教育部做評鑑工作，為臺灣教育做嚴格的把關，重複訪視偵查只為求進步，擇善固執可見一斑。

一、輔導教育的領航員

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之下，為國家帶來最新的學識，老師身負著重要使命，因此馬不停蹄地一面誨人不倦，教導學生，一面創辦刊物，介紹新知。

當時我回來什麼教材都沒有，但我到政大要教書，趕快編了一本書，叫做諮商理論與基礎，只有指導學派、非指導學派、折衷學派、個人中心、行為治療……匆匆忙忙的，什麼都沒有……，所以現在常常想，我等於是在沙漠裡面種樹！現在的你們是福氣，自己喜歡的抱著它一直研究，我們當時哪裡有機會，我們是哪裡有新的知識，趕快帶回臺灣，趕快學回來，因為那時候的使

命！

所以我對於最新的知識非常敏感，因為這樣子我就辦了一個諮商與輔導月刊，介紹新的理論，我要了解最新的，我要了解國內缺點在哪裡，即使到現在，直到晚上十二點以前我都在寫文章。

所以我一邊在學校教書，另一邊雜誌也要發表，非常忙碌，不斷看最新的理論，都在這裡面，就這樣幾十年，現在已經三百多期了。

二、做學問：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

為不辜負他人期望，認真向學，且凡事抱持懷疑的態度，精益求精，擇善而從的堅持，十年如一日，從不停止追求更完善的。

我想因為我讀書一向都很好，從小到大都是班長，所謂班長就是大家的模範嘛，然後保送的時候一個學校只有一兩個嘛，然後我在小學教書的時候，全校評鑑甲等的只有我一個，所以我就覺得人家肯定，當然自己要充實，因為在教書所以要接收最新的知識，現在發展到哪裡，利與弊等等……，都要知道。

所以我任何狀況都加個問號，什麼後面都加個「嗎？」這是最好的「嗎？」不！那我要提出新的！就這個簡單的模式，你不要被現有的東西所吸收了，那你就沒有新的觀念！所以我就提出什麼是更好的，因此我的理念就會不同於別人，別人要不要跟上來那是別人的事，如果別人比較好，那我接受，那是我們學輔導的，我們有那個雅量，好的我一定接受，但我不會甘於現有的，任何事都是無量，一直找有沒有更好的。



三、執善固執

老師在1970年代為教育部做連續三年的教育評鑑，與其他評鑑委員不同，老師選擇兩年連續到同一地方察看檢視，體現了嚴謹的態度與求好的堅持，同時也提到專業培養的重要性，指出需要專精教育的教師，教導各專業科目的學生教育課程，使他們能在教學場域發揮所長。

後來我要到花蓮做評鑑，跟那邊的老師談話，看到那邊的輔導主任，師大教心系畢業，但是並不適任，所以我評鑑就寫輔導主任必須換。那時候有三年評鑑，大家都找了不同的地方做評鑑，我不是，我第二年還是到同一個地方看，校長來跟我說輔導主任換了一個彰師大畢業的，彰師大專精輔導，所以現在帶得很好。師大學生很優秀，但是當時還是教育為主，輔導只是點綴，所以我們現在想起來，教育心理系學生是被犧牲的。

肆、諮商輔導領域的教與學

課堂上以學生為主體，進行翻轉教學；在實務教學中則多給學生練習的機會，用心的教學模式為學生帶來豐厚的收穫。

一、師心自用，強調自主學習

以學生為學習主體，強調自己才是學習的主人，明知不可為而為之，突破自我的極限，努力學習諮商理論與技巧。

我把目前在大學研究所的教學稱為翻轉教學，並不像以前那樣老師你來教我，我抄筆記、記憶就好，而是各個學

派都有，從第一個理論的發展史，接著第二部分的人格理論，有基礎概念、實施辦法、治療目標、治療技巧等等，還包括對哪些個案有效，第六部分就是案例，第七是未來發展……，這些都是研究生自己整理的資料，讓他們分組去負責蒐集資料，並上台報告自認為重要的部分；然後每個人第二個禮拜要提出閱讀報告。

第一關就是負責的人收集來的報告資料，再來第二步就是每個同學的心得跟評論，第三步再綜合匯集成更完整的版本。我們已經成立十五年，每一屆都找一個自己的主題，然後再去找出可以補充的，這就是研究所自己的學報。

所以這個課程有個口號：「明知不可為而為。」為什麼呢？因為心理治療有好多種派別，學生分組自己選，頂多共選了十幾種學派；一個學期就要研究一個，一個班一學期就認識了十幾種理論，所以研究生上課很重要，下課更加重要，忙著充實資料，這就是我目前的教學。

並不是收集資料報告而已，我事前準備，上課時就告訴大家我覺得重要的，聽的人也要回家自己念，他們也要報告，所以我的學生都苦哈哈的。

然後第二個學期就是諮商技巧，那我們的口號是什麼？「我懂！我會做！我會教！」比如說你要來講面質，就可以讓大家知道面質是什麼，要達到這樣才是完整的學習。

二、追求知識近於瘋狂

大學教育的目的就是能夠讓學生激發潛能，有學生告訴我他要考取國立研究所，因為考上文大，私立的嘛，他說：「老師，這叫學歷漂白。」我說：



「我不管你什麼漂白，我重視的是你的生涯。」後來考取了四所，他選擇政大，因為對行政方面有興趣，等於是找到他的目標，然後積極投入。後來他回來告訴我：「老師，我上課都好緊張，每一個人看起來都好有準備的樣子。」我說：「本來就是這樣子呀，研究生的代名詞是什麼？就是『追求知識近於瘋狂的一群。』我大學三年級的時候，拜託老師幫我介紹，因為以前資源少，圖書館書經常都是已借出，後來老師介紹，允許我到書庫去看，高興得不得了。

對於自身專業有熱忱，追求更高深的學問到一種瘋狂的境界，這就是身為研究者應當有的態度。

三、自創碩博班學生督導模式

當時國內尚未有完善的督導制度，老師以生對生的方式，讓碩博班學生在嚴謹的評量下，各有實際練習督導與受督的機會。老師特別找出督導計畫的資料讓我們參考，一本厚實的資料夾，內容周密詳盡，博士生規劃自己的督導計畫，並在實做中學習、調整。

那個時候國內都沒有任何的制度，所以我在師大教書的時候，博士班我在教如何督導，碩士班在教諮商的課程，那博士班的督導課程，我就讓他們有督導的計畫，如何去督導別人；碩士班就接受督導。

督導要看督導文獻，寫理論、計畫，博班督導們跟碩班受督者要簽契約，每週交詳細的週誌、晤談逐字稿，都由我來改，每週都交作業，所以他們日子都不好過。

四、百年樹人

學生有成，老師比學生更加高興，「冰，水為之而寒于水。」老師提到自己的學生，眼裡是藏不住的笑意。

當老師是很快樂！所以我得了終身成就獎，終身成就獎還是輔導學會的，教育部有那個心理衛生協會，也是頒給我特殊獎，要我講話，所以我上去就講：「當老師很簡單，只要會一句話就好了啊！」那就是「青出於藍更勝於藍！」你看，有張德聰、曾端真……都是那些大學教授，各個成就那麼優秀，比我高很多很多，看到就很高興，所以當老師很簡單，學生有成就我們就高興！青出於藍更勝於藍。我小學教的學生到現在還來往，很不錯。當老師就是付出，目的就是讓每個學生的潛能發揮，那就是教育的成功。

伍、登高遠眺

諮商在生活中的運用，並將其融入自身當中，與他人的關係融洽，達成裡外一致的和諧人格。對於臺灣諮商輔導的發展，需時而前瞻，時而回顧，反思過去以細細思索未來的藍圖。

一、做人

越想越覺得我們念輔導諮商其實是很幸福，對家人、包括親戚也是，你學習了這麼多的技巧，就可以去幫助人了，那因為你要幫助別人，要知道人的問題是怎麼來的，所以自己要先健康！

舉個例子，我的學生他們在諮商實際演練的時候，有人提出一個案例：婆婆嫌棄她：「你呀，我以為你大學畢業，結果連菜都不會煮！」這個時候你



怎麼辦？他們演練的時候就有人不服氣，回說：「媽媽，妳煮的也不大好吃呀！」這不是火上加油嗎？！我說如果學心理的人就會說：「媽媽你知道嗎？我嫁來之前就已經聽說這一家的媽媽很會煮菜，所以我很有福氣，可以跟您學習。」媽媽聽了就會非常開心！

諮商和人合而為一，真誠包容與同理心，是待人的重要之道，學以致用，將所學融入生活當中，為自己及身邊的人帶來更融洽、有品質的陪伴相處，諮商人是幸福的。

二、活出意義來

影響我最大的，就是意義治療（logotherapy），我們那時候到波蘭的集中營去看，猶太人啊，被納粹抓去，進去等於是等死啊！

Frankl本身是猶太人，也是醫生！他被抓進去了以後，一直觀察裡面的三種人，第一種人進去很快就死了，因為自覺人生完了；第二種人非常有活力，因為他覺得某一天就會自由了，到了那一天還是無法自由，那這種人也完了；第三種人覺得「我有一天會從這個門出去！」，始終不放棄希望的人就會活下去，他在裡面用生命去學習這個道理，當時在波蘭我就在那集中營門口說：「Frankl！我來看你啦！」

所以我現在要簽畢業紀念冊給學生，我只簽一個「活出人生的意義來。」這是我的座右銘，所以意義治療雖然不是很大的學派，但卻是他用生命去換來的。

三、對心理師法的看法

談到心理師法，當初立法的腳步過

於急促，導致現在沒有足夠穩固的法源，保障學校對於心理師訓練的專業程度，老師為個案以及就讀心理的學生的權益感到憂心。

在日本，是只承認國家公辦的心理治療師，他是經過國家認定的學校，所以他必須要求一定水準的課程、師資、設備，才認定你可以辦這樣的課程，如果沒有達到這樣的標準，你還是可以辦，但即使通過了，國家還是不認同你是正式的心理治療師，認定標準非常高。

英國因為將心理諮商納入公保，所以就必須明文規定大學怎麼培養人才，國家規定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就是他的諮商督導，所以每位博士都得到了相當完善的訓練，所以能夠出來開業就是專家，不是專家怎麼去治療病人呢？即便是醫生，也要是專家才能開業看診呀！

所以心理師也應該要這樣，然而今天我們心理師沒有達到這樣子。我們的制度很多問題，而一般人不一定看得出來。當初我們很高興終於有心理師了，走過來以後會覺得，當初不忍心要求嚴格，現在是後悔，太慈祥了。應該要嚴格，這樣學校就不得不嚴格！就會要求課程、師資、設備……，學生去實習一定要有資格的人來督導。所以如果從頭來，做法會不同，當初是貪小便宜，以為是為我們的學生好，其實要看得更遠，才是心理師之福。當初我們哪有時間去考慮這些！因為心理師法受到了很多阻礙，想趕快讓它通過，但現在就沒有足夠嚴謹的訓練。

總而言之，既然是專業，要求就要有專業的水準，沒有的話，你就是害了接受教育的這些人，他們無罪！有這個制度就要有相對程度的訓練，如果只有制度沒有足夠的訓練，吃虧的就是研究生。



對於研究生嚴格的要求，繁重的課堂作業，也許也是在彌補法律的不足，嚴以律己，才不會愧對這心理諮商教育者的稱號。

四、對國內諮商教育現況的看法

現在我們學習諮商最大的缺點就是看不見諮商的全貌，我們在書上學到同理心，學到其他技巧，所以現在的大學生都怎麼做，照著書上的來做，從自我介紹、東南西北地聊什麼……，諮商實用的技術是在需要的時候才使用，如果你看到兩個人在談話，從頭到尾，你就知道人家是怎麼樣子運作那些技巧，在適當的時候出來，勉強不來的，有時候甚至於不需要根本就不用。

照本宣科的教育無助於諮商的學習，反而使學生對於使用技巧的時機與種類懵懵懂懂，老師強調必須有完整的案例讓學生觀察，親身示範與實例的討論，才能使諮商系所的學生有完整的學習與收穫。

五、一日一生

有些事情從頭來，我不一定會走輔導諮商，但我們那個時代不得不，所以使得我走這個路，現在回過頭來想，做的對國家有幫助，也很好！只是有些也有後悔，當初要求的不夠嚴格。

對於現在生活，就是一日一生啊，因為年紀大了，因此每天對我來講都是一生，一輩子，活出人生的意義，那麼這些我回想起來有沒有感動，天天面對死亡，而當那一天來臨，想想自己只要活得有意義就可以了，其他的就不想了。

給後輩的勉勵，就是活出自己！向Frankl學習，每一個人都有潛能，把那潛能活出來就可以了。

知道自己的夢想，努力追求，將自己的潛能發揮得淋漓盡致，那就是人生的意義所在，老師在諮商這條路上找到了人生的意義，有教育愛、實踐力，且不因此而自滿，還有不斷求新求好、接收新知的器量。焜輝老師就像一池活水，不斷有新的知識流入，充實自己的蘊含，同時也將自身所學化作甘霖，灑落在諮商這片廣地，毫不藏私地為諮商教育奉獻，一生春風化雨，教澤廣被。

陸、結論

劉焜輝老師為臺灣輔導諮商課程之重要先驅，從求學階段、出國深造，一直到學成歸國，至今為了臺灣輔導諮商學界建樹至深，孜孜不倦，嚴謹的教育以及認真的態度，造就不凡的成就，在2010年獲頒臺灣輔導與諮商學會的終身成就獎，在輔導諮商的教學上有極大貢獻，並於諮商專業方面有許多論著，至今仍未懈怠，對臺灣輔導諮商學界有著深遠的影響。

回顧老師生命歷程，出生於南投縣竹山鎮，完成大學學業後1962年考取公費到日本東京教育大學教育研究所攻讀碩、博士學位，主修輔導學科，回國之後曾任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，開設輔導諮商相關課程，爾後至國立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任教，置辦學生輔導中心，為師大輔導諮商專業奠定基礎；退休以後仍不斷吸收新知，發表諮商相關文章，並於文化大學擔任兒童福利研究所長，進而創設文大心理輔導研究所，擔任所長、特聘教授等職，現任文大心理輔導研究所教授。

在老師的求學故事當中可以看見，



重要他人以及外界的期待，都是培養他面對困境時堅毅態度的原因，以自身的努力熱忱，回應環境對他的殷殷期盼，精益求精，從不放棄追求更完善的。焜輝老師生涯的發展故事顯現出臺灣早期教育、輔導與諮商之間的關聯，以及這三者之間的發展，敘說諮商輔導領域過去的先驅人物、重要議題、社會文化、重要事件、未來趨勢，對於因應現在與未來的挑戰，對於自身與他人的處境都有更深刻的理解。

在詮釋、探究生命故事中，可以看見老師將諮商與生命融為一體，將教育與助人作為生命的熱情泉源，即便到現在還對於諮商現況有高度的敏銳及關注，為臺灣本土的輔導諮商領域盡心盡力，看見劉焜輝教授將自己身為學生所受到的嚴謹訓練，轉化為對於莘莘學子的期待，將心中的理念化作無盡的教育愛，像寬廣的大海一般容納學生，並指引他們往更專精、更進步的方向，將諮商的專業一代代傳承下去。